



文學初步讀物

競 賽

卡达耶夫著 林淡秋譯

罗尔純插圖

通俗讀物出版社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個『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種並附插圖數幅。



作 者 像

作者介紹

卡达耶夫是苏联有名的作家，曾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頒發的「列宁勋章」。在一八九七年他生于奧德塞一个教員的家庭里。一九一五年，他离开中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炮兵隊里当志愿兵，曾兩次受伤，並中过毒气。后来投入苏联紅軍，参加國內战争，直到一九二〇年为止。一九二二年到莫斯科專門从事寫作。

卡达耶夫在革命前便常常为報紙雜誌寫稿，在內战时期也未停止寫作，战后成为許多文藝雜誌的經常寫稿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像許多苏联作家一样，参加了偉大的衛國战争，並常在報刊上發表作品。几十年來，卡达耶夫寫了許多优秀的小說、剧本和特寫，其中盜用公款的人、里方外圓、我是劳动人民的兒子、团的兒子和時間呀前進等作品，都被譯成了中文，为我國廣大讀者所爱好。

本書說明

本篇是苏联作家卡达耶夫寫的著名作品時間呀前進中的一段。

全書的故事梗概如下：

哈尔科夫城混凝土工人創造了世界紀錄的消息，掀起了馬克尼托高尔斯克工地职工的競賽热潮，大家都有决心、有信心突破哈尔科夫的新紀錄，只有滿腦子裝着資本主义思想的納尔盆杜夫反对競賽。他認為「建設不是競技」，決不能違反傳統的技術規程。但段長馬尔古里斯工程師却充分了解工人群众的創造性劳动的意义和作用，堅決領導工人進行競賽，終于創造了新紀錄，并且保證了產品的質量完全合格。

一
工地副首長、值日总工程师納尔盆杜夫一手緊緊压在橙黃色大手杖的頂上。他坐在段長馬尔古里斯工程師寫字台前的矮凳子上。他的皮短褂的下沿落在沒有漆過的地板上。

馬尔古里斯從側面看見納尔盆杜夫的狹長的黑鬍子和他的有疤痕的硬直的鼻子。

納尔盆杜夫斜着眼睛，一會兒看着窗口，一會兒看着角落。無論看什麼地方，他的目光多少总要擦過馬尔古里斯。

他帶着狡猾冷淡的神情點着頭說：

「我是工地負責人。」

他似乎先把這一點說明白，免得以後再提到它，同時也為了明確地規

定他們之間的關係。

馬爾古里斯兩肘靠在搖動的疊木台子上，台上蓋着褪色的畫着舊圖樣的藍紙。

「听你吩咐！」

「這裡情況怎樣？」

在這小房間（與其說是段長辦公室，不如說是澡堂的小房間）的角落里，凳子上放着一個裝着殘余食物的洋鐵盆子。這殘余的食物仿佛是一塊彎曲的羊骨头，又仿佛是一片黑面包皮。

馬爾古里斯卸下眼鏡，湊到盆子邊沿看了一會，要分辨出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一塊骨头呢，還是一片面包皮。

納爾盆杜夫不樂意地注視着他。

「怎麼樣？」

馬爾古里斯戴上眼鏡，不自然地從插袋里掏出一枝削得非常好的黃鉛

筆。

他把鉛筆放在手掌上，輕輕地玩弄着它，它的發光的表面使他開心。

「你此刻想知道什么？」他怯生生地問，眼睛不看納尔盆杜夫。

「工段情况。一般情况。」

納尔盆杜夫特別強調「一般」兩個字，于是又冷淡地把目光轉到馬尔古里斯和窗口之間的地方，列車的光和影打窗口閃過，像正被翻着的書頁。

光和影从右至左閃過去。列車从左至右开过这里。

在馬尔古里斯背后的板壁上，閃动着許多圖樣、圖解、着色的印刷品——对于受伤者的急救法、对于落水者的援救法、中煤气毒时的急救法、各种顏色的圓瓶：氧气是藍色的，电石气是白色的，氫气是紅色的；还有卡尔·馬克思的石印画像。

馬克思的鬚髯是黃白色的；他的上髭摻雜着黑色。他的文雅的大礼服的胸衿开得很低，露出漿硬的白襯衫，一个圓圓的东西吊在絲帶上，从頸項上挂下來。

这真是單眼鏡嗎？納尔盆杜夫想，輕輕聳聳肩膀。

「一般情况……」馬尔古里斯說，拉拉鼻子，集中精神。「一般情况，……根据今天發表的圖表……」

「嗯……嗯……」

馬爾古里斯的兩只眼睛在緊張的神情中差不多碰在一起了。

「第八組裝置工程已經完成了今天應做的百分之八〇點七。第七組裝置工程已經完成了百分之六〇點九。地下室基地的挖土工作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二左右。在柵欄方面……」

「這個我知道，」納爾盆杜夫打斷對方的話，「混凝土工作情形怎樣？」

「混凝土的工作情形如下：白槽完工了。第五組裝置工程下邊的鉄格子也裝好了。我們在十六點八分開始澆第五組裝置工程的混凝土板。」

它看來很像單眼鏡，納爾盆杜夫想，那是很難相信的。

他突然轉過臉來。

「對不起。你們在十六點八分開始澆混凝土。現在是……」

納爾盆杜夫不慌不忙地解開大衣的扣子，像打開保險箱的門一樣打開大衣，摸出他的金表來。

「現在是十八點五十二分。」

飯堂要關門了，馬尔古里斯想。

納尔盆杜夫啪地关上表蓋，把表放回原來的地方。

「做了多少作混凝土？」他特別冷淡地問。

馬尔古里斯俯身向着台子，当心地用跟針一樣尖、一樣長的鉛筆尖在紙面画着。

「我不能告訴你确实数目。但近似的数目——大概在一百三十作到一百五十作之間。」

「哦。每小时做五十作。嘿！」

他帶着譏刺口吻抱怨着，再也約束不住自己了。他从凳子上跳起來，走到馬克思的画像跟前。他开始詳細地察看它。

（它真是單眼鏡！奇怪！）

他兩臂放在背后，轉身对着馬尔古里斯。

「有趣。」

「是的，这是很有趣的。」馬尔古里斯簡單地說。

「你这样想嗎？」

納爾盆杜夫又在台子前面坐下。馬爾古里斯站起來，穿過房間，走過洋鉄盆子時，稍稍彎下身子。不對，這不是一塊骨头。這是一片面包皮。在它旁邊，有一點兒干飯。

他又在原位子上坐下。

納爾盆杜夫在台子上找到一枝化學鉛筆，厭惡地把它放在手掌上。

現在他們面對面地坐着，掂着各自手掌上的鉛筆，好像要以最審慎的態度決定它們的重量。

「我想不必提醒你，」納爾盆杜夫十分平心靜氣地說，沒有提高一點聲音，「不滿兩分鐘做一作混凝土是違反規則的。這是起碼知識。你在隨便哪一本教科書里都能找到這個。」他特別強調「教科書」這幾個字。「然而，在你的工段上，你們每一分十二秒鐘完成一作混凝土。」

「在我們，任何教科書所包含的知識，並不十分重要。教科書每年都
要修正和補充。」

馬爾古里斯沉靜地、含糊地說，幾乎是一種耳語。他假裝把注意力集中
在鉛筆上。

嗎？」

「這話很對。但在本年以內，你總得受本年教科書的指導。不是這樣

嗎？」

「為什麼不應該利用明年的改正呢？如果現在發現了它們的錯誤？」

「哦，所以你們要跑到時間前面去？」

「我們要完成生產計劃。」

「現在不合時宜。」

「前進永远是合時宜的！」

「我覺得我們已經跑進哲學的領域里了。讓我們回到原來的題目吧。」

「如果我沒有說錯的話，你們是用『約格』牌混凝土攪拌機工作的吧？」

「是的。」

「我希望你知道：這機器的說明書清清楚楚地說，每作混凝土至少需要一分半時間。」

「這個我知道。」

「然而你是如此大胆，居然懷疑他們的才能，那些寫說明書的人的才能，懷疑一個全世界聞名的公司的正式說明書。」

「正式說明書是像你和我一樣的罪人寫的。」

馬爾古里斯隱約地微笑着。

納爾盆杜夫皺起眉頭，臉紅了。

「我覺得你的玩笑有点文不对題。」他大聲說。「當然，每個人都希望盡量發揮自己的才能，而且……而且……根據別人教給他的知識……。但請你不要向我開這種玩笑吧，我在技術上的知識是夠充分的了。我認為你這樣對待一架高價買來的外國機器，至少是……冒險的。如果你能原諒我的話，我不想運用另一個形容詞，雖然在目前，它是非常時髦的。」

馬爾古里斯的嘴唇微微抖動。他的臉色發白了。

「你的意思是……」

「我說，這麼一來，機器損壞得太快了。」

「五年或六年。」

「但是據說明書上說，在正常的情况下，它能工作十年到十二年。你們在糟蹋機器。」

「五年或者十年沒有多大关系。在像你所說的正常狀態下，完成這樣

的工程，我們需要八年，然而你十分明白，我們要在三年內完成它。」

「你儘可把你的煽動留給你自己吧。我現在要你注意下一事實：你們正在加速損壞用外匯買來的外國機器，而我們碰巧沒有許多外匯可以任意亂丟。」

「到機器損壞了的時候，我們也用不到外匯了。」

「你有把握嗎？」

「我們將自己製造混凝土攪拌機。但我必須告訴你，雖然如此，我們現在並沒有糟蹋機器。」

「但你們的野蠻的速度！」

「這種速度是由幾個要素構成的，而這些要素跟機器的使用沒有直接關係。」

「原來如此！」納爾盆杜夫嘲笑地喊道。「这就怪了。你肯告訴我們嗎，如果這不是什麼秘密？」

馬爾古里斯竭力抑制住自己，用鉛筆尖在紙面上划了一道筆直的細綫。

「第一是搬运材料工作的合理化。第二是人員的正确配置。最后……」他很难說出這句話，但他終於毫不猶豫地說了出來：

「……最后是工作隊的热情。」

他說「热情」这两个太感情的字眼时的語气，是那样嚴肅和認真，好像談着改良工人的給养或安排計件工作的事情似的。他說出这两个字眼时，臉孔一直紅到髮根。他在納尔盆杜夫面前是很难說出这个的，因为对方一定要誤解他。

然而他終於說出來了，因为当他向值日总工程师（尽管这位值日总工程师是納尔盆杜夫）报告的时候，他觉得應該用准确的字句來表达他对于某一技術問題的觀念。

而热情这个概念是他对于技術的認識的諸要素之一。

納尔盆杜夫把鬍子抓在拳头里，惡意的斜視眼光掠过馬尔古里斯。

「热情——这也許是很美丽的，但不十分科学。」他冷淡地說。「还有一件事情，你所謂搬运原料工作的合理化，無疑是指机器跟前鋪上了地板。这个我看見了。我必須告訴你，我們缺乏板料，我認為在这样可疑的

嘗試中花費這樣多的板料，那是完全不必要的。你为什么不能鋪上硬木地板呢？這会使你的熱情的工人們工作得更舒服些。你为什么不在那里放一架鋼琴呢？這樣就像一個跳舞班了。」

「如果音樂能够使我們的工作輕鬆，」馬爾古里斯平心靜氣地說，「如果能够幫助我們及時完成生產計劃，我們就要在那里放一架鋼琴。」

納爾盆杜夫惡意地哼着鼻聲。

「對了，對了！這正是我所說的！這不是建設，而是競技！」

他往後靠着，帶着顯明的輕蔑開始笑起來。

「我們所用的木料是做板型剩下來了的。」馬爾古里斯說。

「當然，當然！」

二

納爾盆杜夫惡意地、示威地繼續笑着。

「好經濟核算！好經濟！你的紀錄要花費我們很多很多錢哩，」馬爾古

里斯同志。」

馬爾古里斯聳聳肩膀。他們說着兩種不同的話。

「对不起。」他說。

但這時候，房門被打開了，工長馬夏奔進來。他的臉孔閃着興奮的光。

「馬爾古里斯！」對馬爾古里斯說。「三小時內做了一百五十四件！我情願不再看見我的爹娘！」他看見納爾盆杜夫，連忙壓制住自己。

「对不起。」

他走到馬爾古里斯跟前，向他彎過身子去。汗水流下他發燒的黑臉，凝聚在下頷上，一点一点滴在地板上。

「馬爾古里斯，」馬夏氣喘喘地說，靠得很近，馬爾古里斯能夠感覺到對方身體的熱氣。「馬爾古里斯照這樣速度工作下去，這點水門汀至多只够半小時用！」

他往上翻着眼睛，偷偷向納爾盆杜夫瞟了一眼。

「好了。」納爾盆杜夫惡意地說。「你自己看吧。」

馬爾古里斯皺起眉頭，用手一揮。